

将革命历史故事讲到读者心里

——读徐贵祥新作《鲜花岭上鲜花开》

■刘振华

阅读时光



在当前众多军旅作家中，徐贵祥一向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而独树一帜。在诸如《历史的天空》《马上天下》《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作品中，他以一名军旅作家强烈的使命感、独到的眼光、严谨的创作，为读者讲述发生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性格迥异又真实可信的革命英雄形象。他的新书《鲜花岭上鲜花开》，同样保持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水准。其收录的两部中篇小说在读者带来两个精彩故事的同时，也让我们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和灵魂升华。

好故事是一篇小说成功的关键所在。中篇小说《鲜花岭上鲜花开》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明线讲的是成功的民营企业企业家毕加索在取得物质生活的富足后，一直想着借给故乡投资的机会，为他那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父亲毕启发恢复名誉；另一条暗线则是讲述韦梦为、毕启发等老革命家在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战斗故事。作品看似是在写一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实际上是在给大家描绘一幅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谱。小说通过不断在历史和现实间切换，围绕这两条故事线展开。小说开始就抛给读者一个悬念，后来通过一环扣一环的紧凑情节，带着我们揭开了故事的谜底：毕启发对自己曾参加战斗的错误记忆，让大家一直误以为他是个“逃兵”，而真实情况是他在同一时间参加了另外一个地点的另外一场战斗。当看到故事结尾，老英雄毕启发说出“还有三个”时，他其实是在回忆那三个和他一同参加战斗却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小说到了这里，达到一种主题上的升华。毕启发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还代表了中国革命史上成千上万

无名英雄。这些无名英雄的前仆后继和舍生忘死，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书中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红霞飞》，主要讲的是革命初期红军宣传队的战斗故事。在这篇小说中，徐贵祥从小处着手，以一名红军宣传队的“挑夫”何连田为切入点，讲述了一支红军宣传队在战斗中发挥独到作用以及宣传队官兵在战火中成长成熟的故事，表达了老革命家不忘初心、追求信仰的革命精神。这篇小说看似在写战争，全文却没有出现过一次有关战斗的具体描写，而是通过宣传队参加的一系列活动来反衬残酷的战争。徐贵祥之所以要将红军宣传队作为这篇作品的主体，源于1929年的两个历史事件：一个是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的“八月来信”，其中大力称赞了红四军关于“宣传兵”的组织；另一件则是古田会议，在其决议的第四部分专题阐述了红军宣传工作，明确了宣传队的规模结构。在革命斗争中，部队的文艺宣传队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唱唱歌、跳跳舞，让部队娱乐一下那么简单，其在战斗过程中是一支特殊的“战斗队”，对鼓舞我军士气、宣传我军政策和瓦解敌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打仗不能光靠武器，思想上的武装、精神上的激励同样重要，而文化工作就是一种最贴近官兵的形式方法。就像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在土地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在饥寒交迫的长征路上，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战场上，始终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照亮黑暗的灯，是融化冰雪的火，是凝聚精神的神，他们就是古田会议之后一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特殊兵种——文艺宣传队”。

徐贵祥所塑造的小说人物非常有个性特点。在他的笔下，几乎很少功夫去描写人物的具体外貌和形象，但通篇读下来，却让读者感觉到这些人物都仿佛栩栩如生地站立在面前，让人印象

深刻。他将人物的外在形象留给读者去想象，更多地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去刻画其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作为《鲜花岭上鲜花开》这篇小说主要塑造的人物毕启发，从一出场就是一个精神有点问题、几乎丧失语言能力的人，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正面去描写他在那场营救战斗中的具体表现。他的种种性格特点及英雄事迹，是通过其他人物所搜寻到的关于过去的碎片线索拼接而成，这和一直像神一样存在的战斗英雄韦梦为、战友乔如风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正是那处在毕启发记忆中已经模糊的战斗，给了读者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我们会在那场激烈残酷的战斗中想象毕启发面对敌人时的英勇顽强和视死如归，这点和韦梦为、乔如风并无两样；而同样让人感到震撼的是他作为一名抗战老兵负伤归来后，甘于平凡、淡泊名利，直到晚年才真相大白得以正名，这种英雄形象对于读者来说更加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

小说的主线人物毕加索也塑造得立体丰满。作为一名成功的民营企业企业家，他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但当他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后，其精神世界却产生一种空虚感，所以才引发他想为故乡做些事的冲动和极力要为父亲正名的想法。但当父亲的英雄身份最终得到证明，他反而把之前一直很在乎的功利化的想法看淡了，更愿意为故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同样，小说中如韦玉、元元、查林等人物形象，也是当前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形象的真实映照，犹如多面镜折射出复杂的人性来，从中可见作者阅历丰厚、笔锋老辣。

在小说《红霞飞》中，徐贵祥所塑造的人物其实都是一些小人物。他们来自普通百姓中，成长于战火硝烟里，在战争中时刻经受着生死考验，完成了一次次灵魂的蜕变。徐贵祥通过这些人的故事告诉读者：英雄不是天生的，英雄是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篇小

说的线索人物何连田，本是一名战斗连队的普通战士，老实本分、木讷忠厚，因为一次无意中犯下的错误，而被“发配”到宣传队当挑夫。从最初的不乐意，到慢慢受到队长杨捷慧的影响开始喜欢上宣传队的工作，再到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宣传队骨干，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立体丰富，每一次性格的转变合乎情理、自然流畅。

徐贵祥的小说语言一直很生动。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和精美的修饰，却以一种质朴通俗的语言让读者感到亲切自然，阅读感极强。在这两篇新作中，他运用了大量自己创作的歌词和顺口溜，如在《鲜花岭上鲜花开》中，他借革命英雄韦梦为之笔写下这样一首歌曲：“鲜花岭上鲜花开，花开时节红军来，红军来了为平等，平等世界人人……”歌词虽然很质朴，却有一种平易近人的美，将红军革命的目的讲得通俗易懂，既烘托了故事主题，又暗喻了那些默默无闻的革命英雄正像是鲜花岭上的朵朵鲜花，鲜艳夺目、千古流芳。在《红霞飞》中，何连田和杨捷慧共同创作了一首“五句腔”《为谁扛枪》：“红军为啥打胜仗，红军‘国军’不一样。红军打仗为信仰，‘国军’打仗为吃粮，有奶便是娘。红军为啥打胜仗，红军‘国军’不一样。红军砍头风吹帽，‘国军’风吹两边晃，转身就投降。红军为啥打胜仗，红军‘国军’不一样。红军住宿睡门板，‘国军’过境如虎狼，敲竹勒索抢……”这段顺口溜将我军的性质宗旨、优良传统等进行了生动阐述；再有描写何连田在深入国民党军队进行思想瓦解时，即兴创作的那首活泼的快板，既将我军的政策讲得明明白白，又将国民党军队的残忍无道说得清清楚楚，类似这样的创作在徐贵祥的小说中，还有很多。徐贵祥的小说正是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语言，将读者带入到革命战争年代，让我们的心灵受到一次次的震撼和感动。

阅图

高原立马

■摄影 文明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76集团军某旅骑兵连训练间隙，骑兵展示立马动作的情景。拍摄者采用高速连拍方式，将军马立起的瞬间定格下来。骑兵与军马展现出力量之美，和高原特有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一幅意境优美的画卷。

(点评：王振星)



活力军营

初心如炬演绎红色经典，使命传承赓续精神力量。前不久，北部战区总医院举行庆祝建党100周年文艺演出。一幕幕恢宏壮阔的奋斗历程，一段段慷慨悲壮的战斗场景，一曲曲誓死不退的激昂歌声，让台下官兵备受鼓舞。

“文化培塑是筑牢官兵思想的重要手段。”北部战区总医院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这次文艺演出是他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的一次创新尝试。演绎的文艺节目，既有历史经典的场景再现，也有联勤部队的战斗经历，所有内容都紧紧围绕传承发扬革命精神。

“一艘悠悠红船，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起点……”演出刚拉开大幕，节目《红船颂》便将官兵的思维拉回到嘉兴南湖：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3名党的创始人聚集在此，开启了党的伟大征程。“重温党的创立历史，再次感悟建党初心，有见证党的奋斗征程，我深感荣耀。”该院神经内科专家王耀山，是一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入伍后一直在总医院工作，如今已90岁高龄。看到这一幅幅画面时，他热泪盈眶，感慨万分。

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部队，必须要有钢铁般的红色信仰。情景歌舞联唱《历

程》讲述了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共产党人追随党的信仰，将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沂蒙颂》中为战斗在一线的红军战士熬制鸡汤的红嫂，《铁道游击队》里为运送物资抛头颅洒热血的游击队员，《绣红旗》中一心向党、宁死不屈的江姐，这一段段展现红色信仰的革命故事，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名医护人员。

该院领导告诉记者，这次演出的13个文艺作品，既聚焦了党史军史中红色血脉的传承，也展现了强军征程中联勤官兵始终传承的红色基因。

走过70年风雨，北部战区总医院红色文化精神培塑深入人心，在基层科室不断“生根开花”。近年来，他们先后完善了医院院史馆建设，新设基层科室荣誉墙(室)，新建“五地”文化宣传长廊……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让每名医护人员在无声中受到了红色文化的熏陶。“在繁忙的诊疗救治和紧

贴实战的卫勤保障中，弘扬传承红色文化精神，才能使医护人员永葆初心本色。”该院急诊医学科护士长马瑞珩说。

“部队医院的职责就是保打赢，军队医护人员关键时刻必须冲得上、保得好、救得下。”该院呼吸内科主任马壮看完歌舞《誓死不退》感慨地说。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北部战区总医院先后抽组2批共147人的医疗队驰援武汉抗击疫情。70多个日夜，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抢救病患，零感染、高标准完成抗击疫情任务，向党和人民交上了合格答卷。

“党史学习氛围更加浓厚，将党史、军史和联勤保障部队的光荣战史搬上舞台，让红色文化精神代代相传，才能催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刚刚完成歌曲独唱走下舞台的肝胆外科副主任韩磊，分享了自己的演出感受。

艺境

军旅作家徐剑曾说：“写作要有一个坐标，即文学的坐标。”因此此意，诗歌的写作亦然，即诗人的任务，最起码的是把诗写成诗。我国诗评家陈超论道：“把诗当诗。让诗说出那些只能经由诗才能说出的东西。”

军旅诗，特别是军旅新诗，谈及它首先的认定必然之一，即它是诗；其次才是所涉题材和气象等那些特殊的符号和印记。

通常在体例上，我们把诗区分为古典诗和现代诗。虽然，我们很难以一种固定的诗学观念来诠释一切诗歌，但历史上的名大家遭训及诗歌界的创作实践已渐成共识，并在旷日持久的繁复实践中约定俗成。《论语·阳货》记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大意是说：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不难看出，孔子这番叙述的主旨是讲诗歌的功用。后来，诗的“言志说”“意境说”“抒情说”等，对加强诗的认知更为明晰。这些学说对我国古典诗歌初期的影响是意义非凡的。

近百年以来，现代诗学蓬勃发展，对诗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多而杂。所谓现代诗，也称新诗。它是现代人在生活中所感受的情绪，用现代字词排列而成的语句群体。现代诗的“现代性”，指向复杂的美学意图，而非“断代”。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有多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后现代主义等。我国诗评家胡亮认为，所谓“现代性”是指在最近的过去和即至的将来中破土而出的创造性。

围绕此一文体的基本定义和要求，诗人结合个体创作实践，又有各自的精彩阐述。譬如说，现代诗是语言的风景；是一种跳跃式、非线性逻辑的文字；最忌讳在内容上毫无任何咀嚼的空间；是散文语言无法转述的部分；它是单一的文学，更接近于艺术，接近于绘画、音乐和现代舞蹈；是主客契合的情思哲学，它的起点恰是哲学的终点，优秀的诗要使自己获得深厚的冲击力……诗的定义是如此广泛与开阔。

境界，确乎是汉语诗歌写作中最根深蒂固的传统。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已经变成现代诗歌的灵魂。诗的“超现实”，是超越现实和官感的生命体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诗人通过字词组合来完成对现实的超越，完成对于自身生活局限性的超越。

在许多关于诗的特征和使命的描述中，都涉及到诗歌创作的重要问题——怎样写。譬如说，诗人的工作就是通过陌生化的写作技艺，让石头有了心跳！不是诗人用生命来体验生存之外的事物，而是把生命本身作为一种客体化的体验对象。在诗人看来，生命的体验，必须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及审美态度来完成。作家布罗茨基说：“所谓缪斯的声音，其实是语言的命令。‘唱’和‘思’只是诗的邻枝，并不是诗的本身。”诗的任务，就是突出诗性，诗性首要的是艺术性。

“红一连”素描(二则)

■本报记者 宋子涛

迷彩芳华

熄灯后

我睡觉几乎从不打呼噜。但是，我到第80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当兵锻炼的第一夜，却不得不“打起呼噜”。

“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功二班’的一员啦！”一下车，“红一连”指导员包新柱就热情地把我迎进营房，带到了我的班级——二班。

与官兵同吃同住，以普通一兵的标准要求自己，这让我感到很高兴。班长高泽涛，一个黑瘦的小个子，认真地为我介绍班里的每位战友。副班长黄凯大学时是学生

会主席、新兵沈阳其实是云南的……到了晚上熄灯前，高班长找到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跟我说，连队条件比较简陋，晚上蚊子多，怕我住不习惯。还告诉我，班里有晚上睡觉磨牙，有人打呼噜……高班长说得恳切，我却如芒刺在背，感觉自己的到来给连队添了麻烦。

我睡觉有“认床”的习惯，所以出门在外总睡不好。熄灯就寝后，过了好久我都没睡着。看了一眼时间，已经熄灯半个多小时了。我突然发觉有些异样，仿佛是哪不对劲。是的，太安静了。根本不像高班长说的那样，没有人磨牙，也没有人打呼噜，房间的两个角落里静静地摆着一个驱蚊灯和一瓶驱蚊液。

刹那间，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感动之后是不安。怎么能因为我的到来，打扰了大家正常的休息呢？毕竟，明天又将是一天的训练。于是，我为了让大家都以为我睡着了，便假装打起呼噜。慢慢地，身边的响起了磨牙声、呼噜声……

我身体的谨慎，无疑是我当成了客人，而不是战友。只有平时亲如兄弟，上了战场才能生死与共。来到连队的第一个夜晚，我决心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新诗创作探微

■杜志民

诗的文字结晶度很高，诗性语言帮我们从熟悉的惯用语言中走出。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提到：“单从语言方面来看，诗也是一个独特的领域，为着要和日常语言有别，诗的表达方式就须比日常语言有较高的价值。”

这些简短论调，对我们的创作意识应有启发和触动。我们也不妨列举几个饱含诗性或高超修辞的句子，来体会一下什么是诗：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张枣)

秋天了，我的院子里堆满落叶，它颜色金黄，风也吹不动它们。(何三坡)

人们听到时间，在鹰翅的切割下无声地倒伏。(史一帆)

一支蜡烛点在亡灵前，在痛苦的大厅里，照耀一个人最后的归程。(李瑛)

最优美的身子与最狂野的心脏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竖在我面前的子弹。(刘立云)

还可以有很多举例。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诗似乎是“有话不好好说”的艺术，它有一个修辞转弯和思路逆袭的过程，想象力是显示诗人天才的部分。

诗是与万物摩擦发出的美声。读诗和写诗者，必得明白，你面前读和写的东西是诗。诗有别材，读起来需要特定的知识；诗有刚性，写起来要有所本。至于军旅诗，在完成文体自身现代性的同时，在气质上，展现宏大昂扬的政治激情和气势山河的力量是必须的。我们激情，绝不矫情。务去陈词滥调，不要被人云亦云裹挟，努力走出语言表达的舒适区，打破常规的思维定势，实验出独立的语言创造力，更有效地表现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万不可让诗歌变成社会流俗观念和空洞口号的跑马场。真正把诗写成诗，把诗当成诗来读，既是我们的诗学立场，也是我们的文化责任。

和战友们打成一片……

墙角的棱线

周五党团活动，连队组织党史知识竞赛。我兴致勃勃地跟着队伍来到俱乐部，只见讲台两侧，分别坐着4名选手，个个精神抖擞。

“咱们还缺一个记分员，谁来？”台上的主持人、排长杜力佳刚一发问，只见一个小个子“腾”地站起来，“我来！”说罢，他便来到了俱乐部右前方的白板前。这不是我们班的新兵李经济嘛，记分员的活怎么也抢得这么积极？我有些不理解。

比赛开始后，场上选手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一旁记分的李经济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职责。不用记分的时候，他就笔直地站在那儿，像墙角的棱线一样直。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李经济就一直那样站在那儿。中途有人上台表演节目活跃气氛，台下掌声阵阵，欢呼不断。我瞥了一眼角落里的李经济，发现他依旧笔直地站在那儿，像墙角的棱线一样直。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讲台中央，也没人盯着他看，他难道不能放松站、休息一下吗？”我问一旁的指导员包新柱。

“他能，但是他不会。”包指导员告诉我，“咱们连的兵就这个特点，‘轴’。说好话点叫完成任务不打折扣，说难听点啊，那叫不会‘变通’。”有一次，在野外驻训返营卸车物资时，连长让战士杨兆鑫看管一下物资，说一会通知人过来倒运。就在这个时候，连长的对讲机响起，营里通知主管去开会。开会结束后，连长直接去了饭堂，杨兆鑫就那么一直站到了开饭结束。

指导员开起了玩笑，可我的心里却泛起一丝莫名的感动。这哪里是“轴”呢？这分明是长期以来养成的纪律意识，这是军人的意志品质啊！我突然想起了《士兵突击》里，那个带着几分傻气的许三多。咱们的战士不就是这样吗？角落里的军委，就像一粒不起眼的种子，也许没人看见，但早晚会长成参天大树。